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盡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戊辰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即帝位大赦天下門

下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

萬里之幅員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劇春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靖師旅方興肆惟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赦書到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叛逆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諸軍將校合加恩者並加恩內外馬步軍諸將士等並特與優賞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轉服色文武陞朝

官禁軍都虞候諸班諸軍都虞候諸班指揮使御前軍
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
母妻並與封叙已有官封者更與封叙亡殁者與封贈
已封贈者更與封贈應貶降責授官並與牽叙在外未
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與叙用已叙用者更與叙用應
流配人元係命官已經恩赦放還者量與叙用應合追
官停廢人等并終身不齒及故歸田里并詿誤連累自
來未敢求仕人并許於刑部投狀具元犯聞奏當議特

與甄叙應散官編管人等曾經編管羈管已放逐便者并許於刑部投狀特與叙用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依例施行應諸路人戶所欠今年夏秋租稅及送納錢物并自來倚閣稅物並與除放其鄉村逃移人戶並仰招誘歸業應今日以前天下諸色欠負並令逐處依今年冬祀赦書例疾速報明奏聞方今勸農事諸路州縣應有合行寬恤事件仰逐路帥監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訖奏應逃亡軍人並無限一百日許於所在首

身並無放罪限滿不首復罪如初應諸處有聚集盜賊所在州縣備坐今來赦宥招誘歸業如願在軍者許諸軍内安排給與衣糧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委所在精潔致祭近祠廟並禁樵採如祠廟破損令逐州以省錢修葺仍仰監司常竊點檢毋致驚壞應赦書内說不盡事件委逐處子細看詳分析聞奏於戲清蹕而朝萬宇敢忘丕冒之仁繼明以照四方

宜布惟新之政既賴忠良恊贊文武交修永孚於休同底於治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吳敏除門下侍郎朕恭承景命嗣守丕圖永惟基業之艱難實賴股肱之左右延登時傑進與政機增重公朝用勸羣辟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讀吳敏毓德和厚受才竒英識慮高明卓爾著龜之兆器質靖重凜然柱石之資再践瑣闈屢直詞苑論事有回天之力視草有華國之文申大義於禁中功歸社稷沛恩綸於輦底念竊士民宜亟躋於近列

以允協於僉言處東臺筦轄之司參四輔鈞衡之任噫
陳堯舜之孝悌是為風化之先合皐契之忠嘉吏竚訏
謨之告肩一心以佐王室熙庶績以亮天工往即欽承
奚俟多訓可特授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种師道何灌
除都統副都統保静軍節度使致仕食邑一千五百戶實
封六百戶种師道可特除檢校少保静難軍節度使充
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
戶侍衛親軍都虞候寧國軍承宣使管勾侍衛步軍司

公事何灌可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統進封開國公伯加食邑五百戸　手詔河北河東州軍勘會朝廷與大金國元自海上結約積有歲時使命交馳懽盟無間止縁守邊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納叛亡致誤朝廷結怨隣國已至興師既往不追宜尋舊好除已遣使和會外仰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嚴飭守備使司務在持重毋得輕舉

二十五日壬戌幹离不陷慶源府沈琯南歸録曰二十

三日斡里雅布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皇恐遽退三四里國王遣人招瑨來曰你先去講和因論講和事國王略能漢語有時作番語左右有三四人是漢兒進士及第者時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側言與燕人無異瑨云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可守可以直趍汴京是否瑨言真定中山河間大名四帥府各有守兵又云前日過中山真定准備兵守燕好因何不出戰瑨云事倉卒不可輕動又云聞南朝有兵八百

萬今在何處何不迎戰琯云散在諸路要用旋勾與汴京左右約有四五十萬黄河兩岸須有大兵守之必不可過又云南朝拆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須要河北以河為界琯云燕山本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國以南朝法制之人心尚不服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又云只付與南朝人歲納進奉琯云與其與他人孰若依舊以白溝為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國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狙後問燕人

云狙者不好之辭也國王云我兵勢如此南朝豈能敵
趙皇莫走否琯以其言非所宜告之曰太祖太宗取天
下以兵華眞宗仁宗德澤在人也深趙氏社稷未衰若
果爲之必有英雄奮起國王曰你中國自相殺干我甚
事琯曰昔唐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爲肅宗衆
皆曰聞儲君甚賢今皇太子恭儉仁慈内外皆聞之但
不好奢華不事嬉戲遊畋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
亦聞之

二十六日癸亥詔感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令守濬州又詔步軍都指揮使何灌以兵二萬守黄河

二十七日甲子斡里雅布陷信德府斡里雅布至信德府見城壁不堅守臣楊信功杜門不出師金人遂鳴鼓而進攻令吕頤浩等親自立觀不移時城遂陷執楊信功等出斡里雅布登城門撫諭居民令金人并契丹行刼金人所管地分殺戮甚衆契丹漢兒等地分但微取財而已

郭藥師至信德府城外不戮一人或問何往則云我

輩入京許無心反復來歸朝人以為然或依舊與博奕
者殊不知藥師紿我也
二十九日丙寅斡里雅布寨中言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居
龍德宮太子即位斡里雅布發信德府軍太史占帝星復
明聞太子內禪恐南朝有備軍中大驚猶豫未敢行郭
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言汴京富庶及宮禁中事非燕
山之比今太子郎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勢急趍
大河將士必破膽可不戰而還若有備耀兵河北虎視

南朝以示國威歸猶未晚斡里雅布從之遂長驅入汴南歸録曰是日金人聞内禪皆驚斡里雅布謂太史曰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果驗矣乃以金帛賞之　臣寮劄子乞置四總管臣寮上言竊見臣寮集議乞於拱州潁昌府開德府鄭州各置都副總管欲乞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薦文臣可充都總管四人内有議論不同許為一狀薦舉以充其數奉聖旨依奏二十五日臣寮上言契勘金人遊騎侵入河北

都城無禦決可無虞理當更强外援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内變亂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令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辦今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倉卒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衡以禦强敵不煩朝廷措畫可備警急救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委之既專待之既厚彼若不捐軀以報君父則不忠不孝之罪天下得以誅滅之豈敢復有顧望哉謹條具如右一以三京幷鄭州為

帶都總北京師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師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懷慶路南京師總東道京東西路淮東西路浙西路鄧州師總南道京西路浙西路仍各置副總管使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以四師分總四道止為警急率所部勤王差撥兵馬移運分粮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為聲援其餘事並依舊制舊州師府處幕府官屬依帥府差辟隨府罷能一合用兵並令所部州台募訓練以備差發仍於所差處不限文

武官有才畧忠勇者統制合用錢粮並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選通曉才用官以遠及近逓遴移運别項椿管專充差發兵馬之用奉聖旨依奏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朔上御明堂受百官朝賀下詔改元勅内外文武臣寮等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載惟菲薄之資獲撫盈成之運宵衣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號庶荷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

王春豈特遵魯史踰年之義遹寧國步葢將紹周人過
歷之期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
方咸體朕意　秀水閒居録曰宣和末金人既入郊畿
淵聖既内禪時予為都司詣堂白事宰相白時中謂予
曰方議改元可撰數名予曰凡年號須有主意今以何
意為主白曰當以和敵為主予曰漢與匈奴和親改元
竟寧是也然和敵止是一事似亦無庸專指昔唐德宗
遭變議改元李泌以謂唐家最盛如貞觀開元宜各取

一字以爲法本朝最盛者在仁宗朝若於慶歷嘉祐各
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和敵在其中矣中書侍郎張邦
昌曰此論固佳但慶字頗類宮觀名額予曰自古以慶
字名年者甚多中書舍人席益在座曰祐字亦類元祐
予因作色曰今外敵憑凌國勢危弱如此當丕變政事
純法祖宗奈何尚拘元祐之禁右丞宇文粹中曰公但
見示文字遂退後數日乃改靖康先是上皇即位改元
建中靖國諫官任伯雨疏論以爲内難曰靖不當紀元

識宰相之不學此近事諸公豈不知耶然淵聖登極至都城失守實十二月立康乃今上受命之符自康邸繼統故也　范致虛上賀登極表表曰帝出乎震夙膺主器之祥王次於春遂迓履端之慶天人協應中外交懽竊以受命之君莫大於創業垂統繼體之主所貴於保泰持盈念致王業之維艱乃履帝位而不疚為人上若朽索之馭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恭惟皇帝陛下承八聖之丕基撫千齡之寶運聰明睿知得四海之懽心恭

儉孝慈副萬邦之傒望故太上欣傳於聖祚而千官喜
戴夫堯仁進當有大之符入纘無疆之烈乘乾之健金
行適應於庚申繼離之明火德遂迎於丙午契宋興之
首歲當炎運之昌期諒天心歷數之有歸豈人事謳歌
之無證惟東宮之毓聖德十有一年宜南面而朝羣臣
萬有千歲臣叨陪邇列阻造天庭追懷昔玷於周行每
瞻天表自幸未先於朝露獲覩龍飛尚觀新政之行普
慰蒼生之願　大學士詣宣德門隨百官稱賀復詣龍

德宫起居　斡里雅布陷相州　詔中外臣僚民庶實封直言詔曰朕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慕焉内顧眇躬祗承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盡言以輔不逮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保邦御俗之方禦戎安民之策詢於有衆咸極敷陳惟骨鯁是求惟藥石是用毋或隱諱溺於導諛咨爾忠良許聞正論果其逆耳而利行朕當捨己以從人雖有過言必無罪譴自今中外臣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在京於合屬處投

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播告遐邇咸知朕意

詔從官舉文武官寮內堪充將帥者是日降指揮令從官舉文武官寮內堪充將帥有膽勇者具名聞奏訖赴三省樞密院審察隨才任用若立竒功不次奬擢所舉之官亦行推賞

二月戊辰斡里雅布陷濬州梁方平兵潰焚橋而遁何㮚望風潰散走還闕先是朝廷聞敵至遣步軍指揮使何㮚將兵二萬扼河津內侍節度梁方平將兵騎七千守濬

州斷絕橋梁據守要害敵至而河氷合遂濟河方平不
敢拒戰單騎遁歸麾下兵皆潰散何灌度不能支亦收
散卒退守汜水關敵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
引其餘兵還至京師奏梁方平退走時朝廷以擾撓之
際未暇窮治敵過汜水則鼓行而前府縣來報中外震
動靖康前録曰梁方平到滑日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
棄敵無備洎敵至乃始奔駭至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
斷飄於北岸猶二十八杠敵少加葺遂濟河何灌見方

平奔走亦望風遁去是日飛騎報金人至以郭藥師為先鋒破濬州梁方平敗績燒三山浮橋中外鼎沸金人初疑藥師自得濬州大用其說以黄河為界要取金帛以至言京師富庶及宫禁中事皆藥師之謀也沈琯見郭藥師藥師留食藥師自言今日藥師以二十騎先據橋南軍走過而為藥師所要遂不藉人兵焚橋而去擁入河者數十人常勝止傷三人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己巳盡五日辛未

三月己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欒師叛命侵軼邉鄙刼掠吏民雖在纉承之初敢怠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鋭於敵愾夔

卜兆於虁祥㢘寧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一應親征
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
施行　斡里雅布軍渡河是日斥堠金人已渡大河刑部
尚書蔣猷率侍從官請避敵衛士束裝已備李綱力諫
止之　南歸録曰沈琯見國王國王曰南岸已無一人
你來日須去到汴京金人尋得小船于十餘隻可載五
七人浮水過者所損甚多步兵尚未至於上下流得大
船遂渡驍騎至六日方渡畢其步軍始至而老弱者留

濬州軍官謂瑄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吾輩豈能渡哉　太上皇下亳州燒香之詔朕恭奉道君皇帝比以憂勤感疾禱於太清誕日康復方燕處琳館靡有萬機之繁可以躬身報謝令來就正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宫燒香朕祗奉慈訓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億毋或不虔　太上皇東幸亳州先是太上皇下燒香之詔太史擇初四日辰時啟行是日夜漏二鼓出通津門御舟東下太上皇后及王子帝姬

接續皆行童貫蔡攸朱勔護衛扈從車駕侍從百官往
往逃遁
四月庚午越王上表諫親征臣奏聖慈都城内是自家
社稷之地兼倉場在内萬不可舍去况有城壁堅固堅
心守之天地祖宗必降佑護若人主一出都城人亂宗
廟亦不可保况西北兩蕃皆有人使在驛粮草之類亦
恐賊徒起而為變若堅守都城萬一不虞亦不失社稷
百姓皆恐主上出外更乞親御宣德門撫諭萬衆其新

城諸門乞差得力能臣守護臣意逼切不避萬死　募敢勇死先鋒効命小牓是日散小牓召募諸色人京城小民多有應募者又有諸路州軍幹事公人軍兵無所歸亦多應募於是戚里勢貴之家亦散牓自備錢米募戰助國　蔡條除知永興軍又改除任諒　北征紀實曰時方內禪大臣瞶眊戰避之議皆未決時斡里雅布已報將至真定城中既無將又無兵獨有健勇二萬復發從梁方平扼三山大河前去人心倉猝不暇悉數而太

平日久人不知戰又不善守都城氣象繁盛異常强敵見之深為覬覦李允脩上言昔澶淵之役敵人料天子必幸蜀因伏兵於殽澠道上適為我兵搜出此敵人已陳之芻狗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必不可守藉守亦必破今太上既將南幸為新天子計不若行狩陝西據形勢以臨之鳩集大臣數道並進乘此鋭氣以圖收復此上計也金人若犯都邑既掩空城勢必謀折氣沮我在陝鳩兵集衆以待上至若恐殽澠道

險可從南陽趨武關入長安會兵鼓行南下此所謂從天而降也二十七日不得對至元日始得對於延和殿當季兄殿對時凡三人一給事中王雲一中書舍人張叅也雲方訟言大臣皆失措李士美謂邦彦已失魂矣其問着都不能答至今謀不定奈何今尚書來何處建白耶季兄即以前說及之雲曰雲今所以求對者正為此告尚書大家着力今見上大然之曰卿可帥長安為朕先去鳩兵斂賦俟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奏之詳然後來條在

頡橋得一見雲及守城之事雲曰國家不過開元天寶事爾今却城守致大禍者其人三人皆對

罷上以季兄劉子付大臣曰條日下换資政殿大學士

令知永和先去俟朕至是日晚又議遣差排頓遞官大

臣因共薦舍人席益召至福寧殿天子面諭所以仍曰

卿可先去大郡則諭以車駕親出可備五萬人芻糧賞

賜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爾皆預為之備卿可置司

於鄧州聞朕出即復來迎又使益自辟官從南陽通金

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撫兩路便宜行事益又奏無兼侍

乞携母氏先行天子亦可之後復改除又李丞相綱傳信錄其中亦具載淵聖皇帝當時事有云上色變降御搨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亦足以證紀實之謬任諒墓誌曰諒移帥涇原初朝廷將有事於燕山公慨然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時相其畧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師出無名故事不成今日之兵其名安出哉然既聚四方之兵矣獨宜大兵壓境按甲不動下存亡繼絶之詔耶律一宗分散其勢使散為君長我收其名分其勢若捨此不為棄可存之契丹隣崛起之金國

難易百倍恐河朔易動不可不慮也其他曲折尚千餘
言不報宣和七年六月殿對首論郭藥師必反願早圖
之無貽邊患上皇諭以藥師忠義必不負國公曰彼若
忠義何不經營北鄙分散常勝軍使共耕織以贍燕山
令乃集而不散使朝廷科夫錢遍天下此包藏禍心正
欲竭中國而後動耳是年冬金人薄都城詔公守京兆
時已病矣　詔除吳敏等官職吳敏除知樞密院事曰
下供職唐恪除吏部尚書令詔乘遞馬赴闕翁彥國知

杭州王寓給事中别與差遣耿南仲免簽書李棁除同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劉阜民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李綱除兵部侍郎任諒差知京兆府盛章侯任諒到訖發來赴闕御史中丞陸得先降職與郡徽猷閣待制何㮚除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謝克家除起居舍人唐重除左右諫議大夫王雲除給事中鄭滋除中書舍人司業孫覿除侍御史盧益知東平府宋㬇除徽猷閣待制添差發運司王時雍除户部侍郎蔡脩除資政殿

大學士知鎮江府免謝星夜之任王易簡除資政兼侍讀　大學正秦檜上三封事一金國興師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立見勢屈乃重有要請望斷以大義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感削如燕山一路是金取契丹與之無害至於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不為害方可竊聞仁宗與契丹結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乞檢會參酌施行一金國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設計以緩我師

守禦之備望一面遣兵守備黄河仍急擊渡河之兵使不得聯續以進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彼既動衆自不肯空歸前關朝廷與議四鎮事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失富强之地彼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强復不能保其不再入邊今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當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以示信服貶王黼崇信軍節度副使是日尚書張勸并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人棄官而逃

五日辛未尚書右丞兼知樞密院事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曹曚為親征行營副使　李綱傳信録曰先是上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即位有旨詔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旱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余謝訖因奏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内屬望太上順天意應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有唐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國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内禪之事

勢必遣使請和厚有所求邀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概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號尊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欲得歸朝人當盡與之以示大信欲增歲幣當告以前約燕山雲中歸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則歲幣當減我國家敦尚和好貨財所輕姑如數與之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與之至於土地祖宗所遺當以死守願陛下留心凡

此數者執之宜堅勿為浮議所揺庶免後患并陳禦敵

固守之策上皆嘉納是時開宰執奏對欲奉鑾輿出守

襄鄧聞余竊以為不可因奏曰聞諸道宰執欲奉陛下

出狩以避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太上以宗社之故傳

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

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

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

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語未既内侍領京城所陳良

弼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一二又城東樊家崗一帶濠河窄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上問如何懋對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壁且高樓櫓誠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唯樊家門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强弩守之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軍揚聲出

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
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
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
號撫馭將士折衝抗敵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
能將兵出戰乎余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而畀之兵願
以死効第人微官卑恐不足鎮士卒上顧執政有何闕
趙野對曰有尚書右丞闕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
上曰李綱賜尚書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謝訖車駕興

進膳賜宰執食再召對於福寧殿上意未決宰執猶以去勸上會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棁副之余遂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幾危於賊手歷數年然後復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必不能久留若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將何補乎宗廟社稷且為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內侍王孝傑從旁

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無留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决不可留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余曰卿既留朕治兵禦戎一以委卿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綱同出治事是夕宿尚書省宰執宿東門司中宮國公行已遠是夕未還翌日余自尚書省趍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

矣至祥曦殿側禁衛皆擐甲乘輿服御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厲聲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皆從巡幸乎皆呼曰願以死守余因拉殿帥王宗㴲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途逃散敵騎既知乘輿之出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振地復入勸上御樓

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語敘金人南下欲危宗社次策固守各令勉力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十餘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以是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　封氏編年曰朝廷聞金人據濬州何灌梁方平俱歸勤王之師未有至者大臣建議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動脫或渡河鋒不可當望陛下南渡

大江或西奔關中集天下衆分兵四擊或曰京城乃天下之本本既揺動何以慰天下乎令京師雄兵數十萬可以堅壁戒嚴敵人進不能攻退無所掠以俟勤王之師內外犄角李綱曰二者之論皆非所長昔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澶淵若從避幸之請堅壁之言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鑾輿一渡敵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事與之同矣豈可緩也　靖康前錄曰是日李綱與宰執辨於御榻前時中等謂

綱所言皆書生紙上語綱云時中等不信諸生之言以至於此今日尚敢爾耶邦昌從旁立贊時中謂前此執政非不宣力綱云邦昌等素無才術雖盡力何補上欲依景德故事置親征行營使邦昌以綱不從其議皆謂綱可以任此事乃除綱右丞領行營司又曰白時中張邦昌皆勸上幸襄陽上問宗社何如時中對曰姑募英雄以圖克復是日木主已出南薫門從官臺諫知此意者皆束裝以待李綱力爭燕越二親王率宗室不奪等

懇請留駕夜分猶有索輦者殿前曹㯶具陳軍情謂親征願死戰巡幸即恐變生蕭墻自是方絶出幸之意

親征行營使司牓招募武勇人牓曰親征行營副使司牓奉聖旨召募有才幹方畧或有戰功與經遏任大小使臣不以犯罪已叙未叙及曽充弓馬手子弟并諸色有武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副使司具告自陳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壬辰盡七日癸酉

六月壬申行營輜重次尉氏李綱獻議城守罷親征以綱為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　詔令來團結軍兵捍禦敵馬如立到功効並當不用常例特加恩賞多出文牓曉

示軍兵　詔方令兵興應内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
御前製造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
切依熈豐法令罷者並罷錢物並歸左藏庫送納三省
樞密院條具以聞凡罷五十餘所　閤門宣贊舍人吳
革自關中帥師勤王入城吳革初被詔彌旬未得敷對
與宰相唐恪計事恪不知兵不甚合革謂所親曰斡里
雅布尼堪等易與耳朝廷如用草策其來也可使隻輪不返
有識者壯其言革屢陳奇謀當路者不合不得專制耳

太宰白時中罷相宮祠李邦彥太宰張邦昌少宰 白時中制門下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罷特頒顯號用寘具寮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慶國公白時中性禀中和心存愷悌蚤通經術靄負薛韋康之聲晚被眷知居蕭曹丙魏之地方敵騎驛騷之日乃廟謨經畧之時排難戎亭懦弱訖成於無斷投閑眞館保全實賴於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

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憫春宮之舊寮特示睠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秘殿畀秩任於殊庭拓衍原田陪增圭賦於戲參朱邸之佐嘗克盡於中規追赤松之遊尚永綏於壽嘏祗膺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宫使依前特進慶國公加食邑七百户實封三百户

李邦彥制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永資當軸之勲遴五品而填四夷尤賴秉鈞之大匠頒庭號登冠台符起復銀青光禄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兼神霄玉清萬壽

宮使李邦彥俊德明謨閎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以虛
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以忱恂之詞叅擢倫魁旋持從
槖嘉猷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寖亞宰司之重
粤從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奠朝廷之勢風塵有
警遽深邉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筭
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突
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納言
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增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毗之

厚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如晦長於斷謀坐致隆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永扶泰定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丕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張邦昌制

門下股肱之起元首庸聞舜帝之歌舟楫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式贊鴻圖在資考以惟精顧登庸之敢後誕揚乎號明告治庭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兼充神霄宮副使張邦昌識敏而器閎才高而學博潔

於行已保禮義廉耻之四維靖以立朝茂正直剛柔之
三徳早登庸膴仕以亟進惟嘉猷成績之具存念天步
之維艱屬民心之未定允資厭難尤頼協恭是用擢陞
亞揆之崇進貳上臺之重仍兼官於鳳沼俾亮采於龍
墀併衍爰田申加真食庸貽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初載
論相之明為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敉寧中外矯情當
慕於謝安鎮撫邇遐守正宜師於裴度欽承予訓益茂
乃誠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宮使加食邑七百

户實封三百户遺史曰是月渡河報㕘至宰相執政官方次叙進遷欲以應非常之變識者以為難　幼老春秋曰李邦彦字士美懐州人父為銀匠喜與進士遊河東舉人入京師者至懐州必投其父後罷工為商仍量給資以送其行時人謂之結秀才緣父名浦以邦彦貴贈龍圖閣直學士謚宣簡公邦彦性俊爽同學服其敏而工然喜習閭閻鄙猥事自號為李浪子大觀二年第一人及第善事内侍故内侍多薦之累遷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謟事梁師成至是師成薦其才美風姿宣和三年遷尚書左丞以親喪去位及起復王黼為相與邦彥不協邦彥陰結蔡攸及諸內侍譖黼罷之七年拜少宰惟以謟佞取容畧無建明喜謳善謔尤能市井鄙俚之語每以鄙俚之語綴成小詞無賴子得之諠傳里巷邦彥嘗自言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毬做盡天下官都人亦呼邦彥為浪子宰相至是除太宰　王淙灑主管殿前司公事　王淙灑者上母王皇后之親屬也上欲罷

與母黨乃除淙瀷主管殿前司公事淙瀷素驕貴不能任事自高俅領殿前紀律弛壞敵國侵入遂命淙瀷識者為之寒心焉

七月癸酉治都城四壁守具　傳信録曰先是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户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絹錢各一百萬貫疋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

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聖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敵樓挂氊幕安礟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禦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兵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

門外護延豐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賴之以濟以後軍居宋門占樊家岡使賊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　斡里雅布犯京師是日京城戒嚴城門晝閉令百姓上城守禦京城男婦老幼相携出東水門沿河而走者數萬遇金人殺擄者幾半金人從城外放火燒屋宇光焰燭天連夜不止城中人皆懷恐懼　幼老春秋曰京師承平已久庶富極盛金人深入縱兵擄掠數百里内居人皆避之强民千百為

羣路途邀截刼掠或詐稱金人者諸門皆閉守禦之具猶未畢集金人以大船乘便流縱放而下急攻西水門西水門之上流先已設械於汴水之中為械所拒大船不得下城上矢石俱發力禦終夜迨曉金人方退復攻酸棗門一帶渡河口以雲梯倚城尚書右丞李綱令諸班直以弓弩禦之殺死甚衆自卯及午金人稍退始議與我遣使矣初得燕山也燕人有求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雜居坊巷中與漢人無異金人入京師京城軍呼

燕人為細作皆執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已該收之後亦放還自五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敵已至城下　趙野除門下侍郎王孝迪除中書侍郎蔡懋除右丞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吳幵莫儔直學士院

李鄴奉使回先是十二月中旬聞敵馬逼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是回盛言敵兵强盛曰金人之兵入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敵也朝廷速宜與和再遣鄴與李棁等行　靖康前録曰鄴先賫金奉

使敵入吾境且喜且懼日行不過一舍又知聖上繼明
代其始謀已有求和之意偶逢鄭於趙之境上鄭漏機
知我弛備遂晝夜行一百五十里又曰李鄭歸自敵壘
盛談敵强我弱以滌和議謂敵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
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人號為六如
給事　斡里雅布下寨於牟駞岡敵馬初抵城下寨於牟
駞岡牟駞岡者京城西南隅地也岡勢隱鱗如沙磧然
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郭

禦師來朝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為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斡里雅布攻城李綱禦退之　傳信録曰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小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於城下待船至即以長鈎搭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頓叉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護百餘人自夜防守至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敵兵攻封丘酸棗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

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以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敵之已登城也抵城門敵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自門上擲人頭下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便號令如獲姦細捕人登城督領驗實准賞輙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

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弩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座砲及之而金人有乘栰渡濠而溺者有雲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十座斬獲敵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敵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尤急敵箭集於城上如蝟士卒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詔褒諭給内庫錢酒銀碗彩絹等以給將士人皆懽呼自卯至未中間殺敵數千人

敵知城中有備不可以攻乃退　尚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借尚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使斡里雅布軍前　鄭望之靖康城下奉使録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任尚書駕部員外郎往太僕司選馬兵部尚書路允迪來傳語約同到都堂問子細既到都堂見官吏紛擾望之徑入太宰李邦彦閤子宰執具在亦有從官三五員少宰張邦昌正行步前執望之手曰鄭郎中在此可往時有一内官在側邦昌即

令任珪奏云已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去望之白云不知何事邦昌云適有何灌奏言金人已到城北朝廷已遣使人出來勞軍恐有商量望之又云乞見得使旨乃行邦昌云有甚旨賢且往軍前看他家如何俄有一内官同珪來傳宣令押奉使出門借尚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副使差高世則後聞得朝廷差葉三省未到聞望之適到都堂遂差委是時倉卒更不暇往國信所關鞍馬袍帶邦昌顧小吏取公服久迪假金帶鞍轡猴坐上馬到安遠門登

城見何灌人馬在城下擺布遣語音高大者過濠望金人軍前聲言朝廷遣工部鄭侍郎往軍前奉使可遣人來打話見一紫袍人稱太師一白袍人稱防禦紫袍人係燕人吳孝民白袍人係金人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令上皇帝即位赦書以手加額既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却與他講和休如今來南朝只是買賣也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為界定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則非是買賣譬如有人買絹一

乃索價三貫買者酬二貫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文遂交易如此謂之買賣今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彼無一物與我豈可謂之買賣止是強取孝民更不説話便要入城至都亭驛約四更多時纔到驛上賜到御筆適知鄭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語一一先奏來　靖康前錄曰時議遣使以平昔不能求才倉卒間無可任者及以侯栖筠為正使台至都堂逡巡間已不知所在方再訪詢間偶鄭望之來遂執之借户部侍郎使宰執袍帶衣之承

命而行又求一人選為副使樞衡在列無有識者門下侍郎趙野云近有郝抃來參不知其中如何但見其人物稍得即命抃為副自承信郎借刺史以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九至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史致光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八月甲戌盡十日丙子

八日甲戌鄭望之與金人吳孝民來上御崇政殿引見差知樞密院事李稅借工部侍郎鄭望之為計議副使再使於斡里雅布軍前鄭望之奉使録曰八日同二使

人到崇政殿門外幕次上御延和殿望之先引見具奏孝民所說及折他之語孝民似不悅令引見孝民等若有所說乞未可遽答上行過崇政殿方引班孝民引陛殿跪奏王子郎君假得放書之意今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上即云李稅與鄭望之過去班退引孝民却到廊下幕次孝民便要催促出門望之云雖是李樞密同過去緣未曾得使旨且到都城驛同太師等早食罷與李樞密再對了方可出門尋同稅再對上云若

及割地即為許歲幣三五百萬不妨望之奏云三五百
萬不為不多然國家常賦外只茶塩錢歲収二千五百
萬若無他費辦集有餘次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
百萬人命稅押賜金一萬兩及酒果與斡里雅布孝民屢
催逼出城緣伺候賜金酒果所以逗遛多時比至孽生
臨已更餘見斡里雅布但訝國家進盟如受歸朝官及賜
平州張覺伐金人之詔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乃云
夜晚俟來日相見稅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

乃云令吳孝民割來（上作斡里雅布語俱是譯出後問得是王汭）是夜宿孳生監纔到幕次蕭三寶努耶律忠張愿恭三人又過來說及張覺等事緣金國舉兵入界聞上皇禪位聖主登極皇子郎君意便回只訝南朝不遣使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曾得消息（鄴係上皇未禪位前遣去）三寶努云李給事却是上皇遣來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旨意如何望之云主上即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

自後若能以禮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為美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但恐天理不能如此三寶努云皇子郎君意亦如此但南朝多失信須一親王往大金為質古亦有此事望之云古人有之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太師豈不知周鄭交質卒至交惡果為大計質亦何恤若將親王過去萬一感風露之疾以人情言之在貴朝亦不得不悔更要一親王去也無益於貴朝恐不須商量三寶努微笑云北朝以人馬到處為界望之云朝廷自

來祗倚道與金國講好以燕山為藩籬内郡及都城不為戰守備不意燕山失守主上嗣位未旬日間正是做手脚不及亦非事力單弱若皇子郎君能以中國為重結為鄰好足以光輝史册必欲以河為界此乃恃强有所邀求耳且南朝得北朝地守不得朝廷守燕山是也歸朝官往往先叛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不若多增歲幣此事還可商量三寶努云北人得南朝地豈守不得古人有守得者望之云耶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

如何為之守得三寶努云有守得底望之云北邊種落得中原地無如拓跋南侵改為元魏百有餘年當時所立君長猶中國之人也用中國之禮樂中國之法度中國之衣服故中國之人亦安之今大金豈可以拓跋魏為比又微笑云舊日三關也屬北朝望之云國家財賦各有轉運使總領獨河北糴便司蓋河北緣邊州郡多是唐濼地無出故朝廷支降錢本糴便司和糴斛斗以給諸邊太師若論三關地政是唐濼所在不若問朝廷

多增歲幣又無水旱之虞豈不永遠太師更熟慮之三
寶努云樞密侍郎贍心各自盡忠為國家說得好但許
多人馬來不成則恁空去也大金人馬不似南朝稚兒
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却存舊好金軍朝廷須
用犒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努云河東國相二十萬皇
子郎君一頭項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至河東軍去
此事朝廷不要遲疑早早講和便益許多若住久是壞
你家人民田種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犒軍可許

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三寶努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錠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許大口又是以河為界好難商量張愿恭云說道東京人家富庶家家便設一錠金令來須官中民間盡底將來贖取性命望之云此非是講和直是强取物耳請太師問歸朝官搬月請受尚有拖延支不出時那裏得許多金銀若謂民間富庶緣京師四方客旅買賣多遂號富庶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

船往來興販豈肯閑着錢買金在家傾放三寶奴等意不悅乃云來日皇子郎君相見時樞密侍郎莫要如此底死爭恐壞他兩朝和好事也　傳信録曰是日孝民陛殿跪奏所以舉兵入中國之由指陳太上之失路上得赦書之意今來議和乞遣大臣一人過去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李綱前曰臣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李棁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李綱請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今敵

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必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可安不然患禍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稅柔懦誤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說以金兵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於邀求以窺中國朝廷不為之動彼當戢斂而退若少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願陛下審之上以為然　斡里雅布移寨過萬勝門移牒朝廷牒云昔我大聖

皇帝以契丹之主納叛人阿古齊大王不行交還又多無道應天順民起兵弔伐自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尚猶釋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王耶律紀遼陽渤海髙永昌奚蕭良等各賜本部土地仍以世爵例俱執迷竟取滅亡夏國王李乾順違起摩古津並助亡遼犯我行陣未鼓而破爲能改過各復舊居分列契丹邉土以濟其地趙宋前帝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日約擔同力收取

爾來竟無接應形迹一旦天兵倏至不血一刃舉土向
風葢自契丹二百餘年遠近無敢回顧爰念從初結好
姑務懽和即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多納逃人子
孫不絕社稷傾危曾未踰月棄德背恩手詔逆賊張覺
害我四執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歲交
金帛並不如期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
指越舊例深淺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閹
寺擅權尅取民間財玩至有室如懸磬人不聊生種種

弊源莫可罄言今我皇帝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師數路並進禮當問罪面奉聖旨如趙王能悔過再乞懽盟仰就便施行當司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以為必遣使來賫御筆改責前非不至深入豈期直至邯鄲纔有人使李鄴等却只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聖旨文牒又言歸罪朝廷全無當理洎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枝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全是不同難為准言緣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流兼恐途中别

有錯失廼摘從軍先令貝勒吳孝民持白劄子專去闕
奏路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令及城下猶未遣還
令上少年因亂登極社稷禍福未能裁酌新任大臣又
不賢明人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乞申舊好
於義猶可令執政臣屬果為主上憂辱親詣軍前重求
通好不但拔出生靈抑宗廟血食所永賴苟或不然反
令海內肝腦塗地鬼神之主窮恐悔之已晚且貴朝兵
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

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即當司一路除所經州軍并餘路軍兵約定於汴京會集節次前來雖不欲一一分白貴朝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捍禦及國門諒能免斯難否貴朝因太平日久習尚奢侈人氏懦脆夫以不知兵之衆而拒我能熟練之師欲求可濟自昔無聞今大金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握内又為元奉旨諭丁寧屢遣人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為福勿有疑惑請准

前文字別遣大臣早圖萬世之利若大禍已成自取滅亡勿以為悔大軍遠來難以停滯却請執定疾速見示

九日乙亥李稅等見斡里雅布議事賫和議犒師割地等事目回來是日李稅同鄭望之至軍中斡里雅布嚴兵以待之見二太子二太子藉地南向坐稅與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其所言良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傾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并犒師之物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千

萬兩絹綵各一千萬疋駝騾驢之屬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以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箏達朝廷稅唯唯不能措一辭而還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耳自是有輕朝廷之意　鄭望之奉使録曰是日早有韓宣徽過位相揖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曰且要揮兵早食後斡里雅布請相見云我遣軍去打城適已勾回

望之云既是講和打城是甚意思斡里雅布顧左右笑曰是日打回城中門化非早間攻打城北少時而退擺砲之又云講和事此自遣使人去朝廷理會兼自有書望之求見其書又云不須蓋是夜來三寶努等已說了細知使人難其事故更不說及三寶努耶律忠王汭於斡里雅布處受書又出一幅不封乃是所須金銀牛馬表段等彼中以帛為表段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疋表段百萬疋望之即語三寶努云必欲如此數目是無意講和國家幅員雖廣然出產不過五七處歲貢有定額間有不

登其數既有歲貢即有歲用如何有許多積蓄且如馬
國家下川陜兩路以茶綵博買西南夷及西番馬歲不
過一二千匹其間又有倒死病瘦前鄰欒師守燕山要
馬朝廷下川陜馬司應副試問欒師其馬堪與不堪元
抛數足與不足即見得城内有馬不多耕牛盡在城外
民間城中所有多是宗室國戚人家養三兩頭牽駕座
車子欒師在旁云侍郎不須如此說且送得七八分來
望之云少保雖是力屈而降上皇恩德亦何可忘皇子

郎君以主上聖德務要講和實宗廟社稷之福今若許了七八分不足又是失信豈不害事藥師向西退身斡■雅布又顧三寶努等番語少頃催使人回及出玉束帶玉篦刀子及馬一疋付三寶努獻上連催使人上馬即與三寶努耶律忠王汭前來　秀水閒居録曰宣和間經營燕地金將郭藥師首來歸附既得燕山授以節鉞專付兵柄繼加檢校師傅官賜第都城寵異無比藥師喜飲酒上醞絶品曰小槽真珠紅者日賜一罇置驛

傳送嘗至京師召赴禁中凡寢殿與家稱奇之物悉令縱觀眷待優異如此金人南侵藥師率大將張令徽劉舜仁叛歸之合從犯闕既議和解金師須索犒軍金帛數千萬雖竭極不能充足金使云藥師嘗至宣和殿見庫中金一塊數千兩者何謂不足朝廷答移牒書曰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歲月已深遂割燕雲恩義至遠質諸天神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懽盟無間止緣奸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粗惡遂令誓盟

殆成空文鄰國興師職由於此重念大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刻責乃付神器纘服之始不遑康寧夙夜以思宜申舊好果承使介遠達信誠結納之詞悉以面諭自今日始傳之無窮共荷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鑒必諒茲懷事目具如別幅想加照悉　事目云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議定更不以黄河為界只將土地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令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

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疋金五百萬兩
十日丙午李稅等與金人所遣計議使高永張愿恭蕭
三寶努復命當日引見三寶努上殿進呈書斡里雅布復
書書云彖計議使李稅等賫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
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諗至誠實為大利雖有報
後之心載惟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曁我令皇帝肯諭丁
寧德義寬大拯救生靈塗炭宜紓舊憤以示新恩當開
誠心與修和睦若可依從請王弟鄆王并少太宰科一

員祗候交撥定疆界亦便放還合還賞軍物帛書五監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雜色表叚絹一百萬疋馬牛騾各一萬頭匹駝一千頭　鄭望之奉使録曰十日引見三寶奴就殿上進呈書上顧敏如何敏對曰事無可奈何待更商量出到殿門宰執閤子內三寶奴等入使人幕次方見所進書乃知所邀三鎮及要親王一員候軍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地界　中興遺史曰李棁等歸併燕山府路提舉常平沈琯與棁等偕

來稅等具奏斡里雅布要宰執親王為質并須索金帛犒軍李綱以金人之技盡於攻西水門與酸棗失破之甚易以死戰使匹馬不還策之上也稅望之謂金人勢雄盛未易可當莫若許之不可緩也李邦彦勸不如許之上亦欲務令持重以保宗社生靈遂悉如所請詔括官司士庶金帛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正月十一日丁丑盡二十日丙戌

十一日丁丑李綱沈琯與執政同議於東府 南歸録曰初十日琯見李右丞言敵騎不過五萬能戰者止萬餘人太守營不及三千欒師常勝約三千騎諸營部兵

聞止有三萬餘具過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擊李綱曰待與諸公議遂留琯幕中十一日李綱與琯同入閤門續引至後殿少頃同赴東府見樞密耿南仲李棁等琯告諸人如告李石丞說李棁厲聲曰賢敢道金人不强若與戰決勝負否李綱曰不須如此怕他琯曰琯忘身弃家以圖其歸燕上欲朝廷知金人不多可以擊爾至於戰鬬事非琯所敢知須臾李邦彦已下偕來琯復告之曰城下之戰社稷之安危固不可輕舉可待其歸以

重兵擁其後必有全勝之策衆皆不答

十四日庚辰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使於大金軍前給事中李鄴為計議使右武大夫高世則副之賫和議誓書送伴蕭三寶奴等同行朝廷和議誓書云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懽盟變為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太聖皇帝次子郎君并知樞密院事李棁等赴議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廼承議計使賫到文字大開容

引備諒純誠拯救生靈重結盟好載惟恩義深感劇悰
今我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義同兄
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於黃
河更不為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
疆至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也其已前于內别有
變亂處所當朝自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
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
時兩平允協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向來併係

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外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令逐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各交金銀疋帛並雜物折納決無粗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伏惟照察謹白初金人講和要一親王為質朝廷議從其請上召諸王曰誰肯為朕行康王越次而進請行康王英銳神武

勇而敢為有藝祖之風將行密奏於上曰朝廷若有便宜無以一親王為念既行邦昌垂涕康王慨然曰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邦昌慙而止　沈琯與李綱書論金人兵虛實沈琯短書投綱某自燕山拘執而南陝講和之議意在脫歸言具軍實今天與之幸偶而歸達區區之忠因右丞歸以上聞似可以無憾矣雖曰後時尚有圖者彼言國相自太原入河西自鄜延入不知二道能遏之使不前否二道既不能進則此猶可者也城下

之戰固不可輕議待其回脚數路要之前不得還後以重兵擁之可一舉而殲之彼之難聚者兵調發半年止得如此若盡滅之數十年間未能再舉若使之還其禍未已彼之難得者馬前日入燕不滿萬騎得常勝三千匹路中所掠不下三五千匹今又以二萬匹與之不可敵也彼之所乏者金截之而歸竭吾帑藏又取於民不足以充其欲二者之外又割吾要地其禍可勝言哉今日彼之兵數不多必不若契丹犯澶淵之時是時景德

春秋乃未及聖主之盛一時宰執皆欲避之陳堯咨數人皆欲之金陵獨冦萊公決策勸之親征一戰而勝今城下之戰計社稷之安危不可遽急至于後圖亦不可緩右丞忠憤之氣衆所共聞實天以賜我宋豈不能為冦萊公哉某凍餒踰月脫死而歸蒐未集體無僕無馬筋骸解散不可以步輦此以代面陳幸不以人微言輕忽又陳三事一曰某昨日步歸憩於茶肆聞諸人咸有欲戰之心但不令出爾此固未易輕舉然人心可見今早

又聞昨夜城外小戰與其小戰不若更多與之人馬在外以待之二曰金人之所以有闘志者意在於金帛既與之彼却有愛惜之心吾之將士要而奪之以求爲軍賞則我之兵欲闘之志如破竹之勢矣三曰金人不多用兵之時當分頭掩擊以分其勢是日晚綱遣人相召琯力言金人可破之狀兼令日客主之勢不同多寡之數不侔若令遂歸既無傷折又厚有所得異時人人敢來也割地之後彼據要害我反爲客燕山雲中一二十

萬之兵不知何以禦若果欲與之戰不可失此時我重兵擁其後河墂而掎擊之以西兵自懷衛入駐濬州之北當其前召大名德博興仁潞南兵由德博渡河於邢趙之間等截間道遣人密約河間真定中山雄滄會兵於濤河之北迎戰當使匹馬隻輪不返若云姑與之更圖後舉此妄論也今既與之大事去矣後不可再舉必敗須便甘心為江左之事右丞能以決策立聖主又能止之使不還盖天以右丞賜我宋今日之事何不以死争

豈能作執政而遂愛惜也綱言公之言宗廟社稷大計

與綱無不合者但有掣肘處亦少有所待答曰願力為

上開陳斷不疑而速行之免後時噬臍次日又以七事獻

綱一曰十三日詔出恐所割州府不肯聽從指揮守臣

交割竊恐守臣亦有畏懦全身保家之人奉詔棄城而

走竊竊遣人令合兵以戰二曰楊志昨在燕曾受髙托

山極賂志貪財色今聞在軍可說之要擊三曰閒西兵

有至者出兵不可緩金人過河日馳百里縱使之歸背

撫定燕山之時亦遷延不去大兵既近燕城蒼黄而行輜重金帛盡為張覺取奪此機不可失四曰大兵擁敵過河止以萬人弓弩守北岸五曰大捷之後全軍受賞其搴旗斬將有功者統領者別行保明優與推恩六曰金人兠鍪極堅止露兩目鎗箭所不能入契丹昔用棍棒擊其頭項而多有墜馬而得之欲令騎兵半持棍棒七曰郭藥師將騎兵三千劉舜仁領兵二千隨行令若以重兵擁之過河前又有兵截等其勢甚危因密令人

說之以藥師為燕王以舜仁為平王許其世襲自置官吏歲賜官帛兼令其背金歸朝事自有濟塗中開常勝恐由澶淵德博入滄過河歸燕山當須兩道遣人候之不可後也　折上元鰲山散給軍士新火上皇時常以十月結架鰲山至正月十四日了畢所費綵帛巨萬計比上元燈後則頒賜內侍率以為常及是乃折之　衛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臣寮上言竊見國家多難侍從官義當體國乃者營私謀已圖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

綴空然衆目駭視訪聞禮部尚書衛仲達素與趙良嗣狎昵無間今者忽稱病乞假遂携家以行工部尚書張勸身為八座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按仲達勸皆憸佞不才平日叨竊榮寵當急難之際傾揺人心為避兵之計理不可容奉聖旨衛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令開封府差人追捉前來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為稱合用國字者依自來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為稱十五日辛巳斡里雅布回奏并書曰大金都經畧處置使

兩路都統斡里雅布正月十四日太宗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求踐舊好叙定兄弟之義卜于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為感切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擄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減于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物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為今歲分撥疆至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應

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仰墜其師伏乞照察謹奏書曰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斡里雅布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四日賜到誓文暨皇弟康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倍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安今既轉禍為福重踐懽好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鈐束逐處軍兵更不令驅擄殺戮所有國書再立盟約乞賜盡言遣差使將擎來詣當司待憑發遣赴闕

即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即時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海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劫掠傷民早為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氣赤直至天明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大信反身修德必抵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帛各據前項所賜修數自陳官如敢隱數許人告犯重行斷遣　尚書省直取金銀措揮奏聖旨仰聶山何㮚周懿文李先只金直取楊球張補姜堯

臣李宗保張師賢宗輝李宗振董庫下項逐家金銀於元豐庫送納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曾經祗應倡優之家并蕭管袁陶武震史彥蔣翊三人箓毬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沒并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入內醫官輦官幕士忠佐并應曾特賜金帶許繫金帶人並行陜納若敢狥情隱庇并轉為藏匿之家許日下自首如違並行軍法諸色人所隱藏之物以半充賞

十七日癸未捉敗細作先有燕山人推獨脚車子具巾

皆戴兵器自是連日大索細作不絕或有急走者面黑者誤遭毆擊至有死者羣惡不逞往往乘此刼奪行路但云是細作即擒送府驗問非是乃釋之亦不加罪妄捉之人如是數日乃揭榜禁止

十八日甲申大風雪時圍閉旬日城中食物貴倍平昔窮民無所得饑凍死者枕藉於是朝廷復遣致使問於金人軍前朝廷賜書書云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帝郎君荐承使介特貺書詞披覽再三深諗勤意比者復修盟好

休兵息民皆自周旋深感戢示諭依准大金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已為益諒高懷尤彰謙德更祈念及耕農重事罷去所索牛一萬頭誠恍備至義同一家固當傳之無窮永以為好春律尚寒倍惟珍嗇謹白又賜沉香山子一百兩花犀酒盤十一隻玳瑁酒瓶貳隻撥花犀注碗一副

十九日乙酉上御宣德門撫勞王師　平陽府義勝軍作亂叛歸於尼堪　初諢稹為宣撫也募燕雲人為義勝

軍散居於河東諸州其在平陽府者劉嗣初為河東路兵馬鈐轄以統之有衆四千河東人呼義勝軍為投附人太原府受圍有諢將自太原城中出至平陽漏言欲盡殺投附人于是義勝軍皆不安漸有語喧鬧嗣初見平陽富盛有欲得之心既知太原被圍遂有叛意一日嗣初見知府宇文時中白其事同嗣初山後人累世不幸陷于契丹者幾二百年今重不幸又為金人吞滅使我前主契丹喪其社稷而嗣初亦傾覆其家遂得歸朝

令一行部曲與嗣初同視金人為仇讎也金人方造釁用兵國家以兵應之使投附人效死于陣前以報金人之讎深所望也竊聞欲盡殺投附人不知何故時中驚愕曰無此乃命出榜敢有撰造語言者立賞告捉自此投附人亦私為之備投附人先在城外下寨不與州縣通嗣初自起爐打造軍器置槍楛殘綿及拾麻鞵底穿為甲陰勒行伍未幾時中罷去通判王某以權府事有百姓王存受雇于嗣初為幺喝人既知其意先一日詣

府告嗣初與投附人將亂者王某務欲安嗣初等乃次畓
配三人本府牢城且報嗣初云有撰造語言已施行訖嗣
初以本部皆是義勝軍唯幺喝三人乃平陽府兵士既發
露其情愈不安人知折可求敗事乙酉黎明率衆入先登
城上城城中軍民有以弓弩射之者義勝軍以手張𢐀㮙
箭既而城中奔亂嗣初縱火王某及州縣官皆出城走走
不及者為嗣初所執嗣初縱掠金帛次驅擄男女次驅奔
牛馬次取驢猪羊盡殺為脯腊科磨户破麥為乾糧凡十

餘日以其衆歸尼堪尼堪大喜而王存于神仙界見王通判言你不信我言仗杖一百今日壞了一城人性命你却還他鼓倡諸人將王倅併家小盡殺之其歸朝人老小在州縣者受折可求移文悉行誅戮

二十日丙戌斡里雅布回謝賜上奏云差去使人王汭至伏蒙聖慈賜回到沉香山子花屏玳瑁酒巵并竒獸珍禽等斡里雅布無任感恩望聖激竊屏營之至謹奉書奏謝以聞謹奏　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

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京師師道承召命未起以為金人必不敢渡河亦未必有如此事雖起行唯日行三十里不廢遊獵中途遇統制官姚平仲自燕山戍歸有騎兵三千步兵一千師道以便宜檄取兵之命遂與之俱來未至上遣開封少尹田灝中使裴誼陸舜舉促之師道至西京而斡里雅布已至闕或曰敵勢重而我以輕兵犯之必敗四方勤王之兵遂將解體不若且駐汜水以圖全勝師道不然曰吾以徵兵遲回不進形見情得

祇取敗焉賊孤軍深入日虞援兵之至也今若徑去彼自莫測第使一騎到京師則京師之氣自振矣師道遂行先遣二十騎全裝披帶封蠟書上奏二十騎者疾馳到京城逢金人遊騎四出是二十人者馳馬犯之遊騎知西兵退走二十騎至城下叩城上蠟書京城人知勤王兵至歡踴氣增十倍師道至命開安上門遣尚書右丞李綱迎勞而宰相李邦彥降勅付師道曰金人和議已定敢言戰者族或謂金人寨于城之西請嚴備以

入師道不從肩輿入京師是夜與宰相同入禁中見上於福寧殿奏曰臣不知京師有如此急又度必無此事故來遲今臣在此陛下不須憂也上再慰勞問計將安出師道奏曰臣以為講和非計也京城周圍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十數丈粟多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上劄寨而城外嚴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旬月敵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銀不足請以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內保州乃宣祖陵寢所在不

宜割與上乃令師道與邦彦于政事堂共議其事師道見邦彦因曰𣲖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當時公何事便講和邦彦曰以國家無兵故不得已須和耳師道曰凡守與戰自是兩家事戰若不足守則有餘京城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糧食茍有京師數百萬衆皆兵也何謂無兵邦彦詭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笑曰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攻守事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為敵殺掠畜産多亦為敵所

有當時聞敵來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畜産入城遽閉門以為敵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又笑曰好慌左右皆笑曰公等文臣腰下金帶不能自守以與金人若金人要公等首級如何邦彥不能對又曰京師如此之闊敵兵只十數萬何能圍匝無故四門都閉則敵人得以縱掠而吾民困矣上加師道檢校少保同知樞密院事遷宣諭使明日金人使王汭來其禮稍屈上顧師道笑曰彼畏卿故也方諸門盡閉師

道命開東壁南壁門聽民出入如常人情賴之以少安又請緩納金幣禁遊騎不得遠掠俟其惰歸扼之于河當使匹馬不還上皆是之師道受命出廵城語所親曰敵易破也但劄連珠寨對壘使不得擄掠則敵糧匱乏便可進兵更使兵將臨河設伏俟其半渡擊之此萬全策也一日師道令驍勇數輩出城得金兵三人至則令言軍中事其一不肯言師道令斬之又問其次遂恐懼明言軍中事其一破其腹以驗所食之物腹中唯豆耳

師道語其衆曰敵糧已匱可以殄滅乃遣一人還軍中
使道其事敵軍大驚于是決意求和　詔差中書侍郎
王孝迪收簇金銀詔曰金國犒軍金五百萬兩銀五千
萬兩錦帛牛馬駝騾萬數浩瀚雖竭神御乘輿宮禁王
府主第宮觀寺內外百官士庶人等金及三十餘萬銀
一千二百餘萬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真珠寶器女樂
珍禽香藥茶錦綺酒果之類并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
等物准折緣數萬金銀未敷不肯退軍已差中書侍郎

王孝廸再行收簇布告中外咸體兹意榜曰中書侍郎
傳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今月二十日奉聖㫖大
金國兵馬攻城其勢甚急朝廷為宗社生靈遣使議和
須藉金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
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宫禁乘輿服御之物盡行刬
刷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尋津置前
去大金國見其數未足復遣使人諭意難為退軍兼恐
兵衆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却來攻城男子盡殺婦女驅

擄屋守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既無所出遂將前後所出黃榜并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愛民憂國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為頭應執政侍從宗室外戚內侍官橫行並許權繫犀帶將金帶納官仍將逐人在家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于兩日內罄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論雖于法許相容隱人亦許陳告並依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告及金一萬兩

銀十萬兩除告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隣知情不告告而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除指揮事係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愛民憂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候事定日等第推恩所有金銀綾道並與免納今具逐處庫分納下項州南左藏庫納州北元豐庫納州東都茶場納州西榷貨務納右出牓曉示諸色人如有乞覓並依軍法施行都人讀牓見金銀不足則必致怨怒却來攻城男

于盡殺婦人驅擄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又言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讀之者莫不扼腕唾罵

靖康前録曰土孝廸領簇合啇設大金國金銀所出㮄籍士庶所有之物謂如此則免吾民肝腦塗地不然則男子殺盡婦人擄盡宫室焚盡金銀取盡其辭乖謬不可具言人謂之四盡中書以此李鄴六如給事 种師道姚平仲兵至李綱上奏乞令師道平仲聽節制傳信録曰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甚衆兵家忌分節制歸

一乃克有濟顧令師道平仲等聽取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髙與卿同官替曹蒙可也盖上意欲與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可者上入其言于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隷宣撫司又撥前後軍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

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

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已行之後朝廷日運金

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使者絡繹

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

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嘆以謂賜此不足以為德

適所以啟敵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彼旣生心

何厭之有衆方稱上德不以余言為然金兵益來須索

無所底止也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

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虜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攢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賛上曰易于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用利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于金人屈己講和其謙極矣而金人恃强無厭之求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

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憂未艾也　通判絳州軍州事徐昌言殺義勝軍中興遺史曰平陽府義勝軍亂之次日報到絳州絳州有義勝軍四千人將官牛清統之清山後人麁率勇悍通判徐昌言謂不先圖之必有平陽府之變乃白于知州李元逹請先為之備元逹本儒生不知時變不從昌言與幕職官苦言之元逹不得已請昌言一面措置昌言以教閱為名開甲仗庫令官軍帶甲整葺軍器時清

下寨于東門外是日昌言出其東門方轉五鼓自南門北門出兵轉城以趨其寨又令民兵悉上城之東壁令之曰聞戰聲則助其聲勢昧旦兩門出兵皆叩其寨即斬關以入直造清之寢清夜飲方醉與數婦人寢聞難取器械不及窘甚被執于是盡殺投附義勝軍城中民兵登城東壁呼噪以助其勢投附人盡被誅戮諸州聞絳州之事乃皆殺投附人昌言字獻可衛州人　統制馬忠以勤王兵至京師熙河路經畧使姚古秦鳳路經

畧使种師中及折彦質折可求劉先國楊可勝范瓊李寶諸路勤王兵至京師諸路勤王兵號二十萬到京師人心稍定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庚寅盡其日

二十四日庚寅斡里雅布再奏書云伏承御書特加温諭尋繹研味言悉由衷款固懽好益光聖德陛下既全始終質諸天神斡里雅布等永念同盟敢不祗畏中山河

間兩府亦望差近上親信之臣嚴賜勑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勾交撥疆界據喝下金帛擬准見御寶文字續次交送近者猥被聖恩賜致內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尋用放還辱從所請感戴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割三府見任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知識欲要者內椿定姓名垂示即當發遣如不見公據請不受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于交撥宣內分白開指亦憑依應施行今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乾文閣待制太平

甫充計議使副謹奉書奏謝以聞謹奏　朝廷復遣李
稅致問書曰大宋皇帝致問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
書既定和議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
使介以物將誠詳具別紙惟冀留意謹答送珠子帶一條
上有北珠五十顆　正透飛鳳犀帶一條金稜真玉注椀一副真
玉酒盃十隻細鞍轡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　又別遣
肅王為質請歸康王書云比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為質今
令弟肅王前去可諒誠慤之情然念康王留軍中今將一

月朝夕憂念未甞少寧雖皇子郎君義同一家必垂顧
恤奈手足之情同氣之親一日不見實有三秋之念敢
望仁慈候肅王到日便令康王回歸以慰兹寤寐注想
之懷情深意切書不盡言再此布叙惟冀孚察白 斡
里雅布以棠義軍節度使大安仁龍州團練使耶律忠充
使副送還康王書云使至迭承來喻請送康王備聆聖
心懷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
贈金一萬鋌聊用厭驚式表微意謹奉書奏聞謹奏

王黼削奪在身官爵長流衡州　靖康遺録曰是日籍王黼第得金寳以億萬計初黼賜於閶闔門外周圍數里其正廳事以銅青瓦盖覆宏麗壯偉其後堂起高樓大閣輝耀相對又于後園聚花石為山中為列四巷俱與民間倡家相類與李邦彦輩遊宴其中朋邪狎昵無所不至及至籍没百姓爭入剽掠官不能禁斬數人而後已黼出城數十里至負固村追斬其首百姓謂之負固村云秀水閒居録云王黼作相初賜第相國寺東又賜

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累奇石為山高十餘丈便坐二十餘處種種不同如螺鈿閣子即梁柱門窓什器皆螺鈿也琴光漆花羅木雕花碾玉之數悉如此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徑詰屈往返數百步間以竹籬茅舍為村落之狀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識者以為不祥黼侍妾甚衆有官封者十八人八夫人十宜人靖康前録曰二十四日府尹聶山進劄子先追王黼行差遣人追及于應天府杞縣之南十里負固村遂戮之函首京師

隨行金帛不可數盡為小寇剽掠差度支郎中邢倞籍其家財倞措置無術小人乘隙鼓唱爭入黼第絹七千餘疋錢三千餘萬金玉之類為羣小攘奪者三分之一王時雍領尹詐稱撥納王黼家者次第給賞優者推恩衆賫金帛入黼第即得首領者二十餘人梟首令衆餘皆弃物而遁別録云縊殺之於雍丘　中興姓氏姦邪録曰王黼字將明開封人也崇寧二年登進士第蔡京喜之累擢為翰林學士厚結内侍梁師成輩多薦引之

者政和七年除尚書右丞八年除中書侍郎宣和初師成薦為少宰惟諂佞師成凡事行其意而已每入禁中為蔡曼之容劾俳優諢話以說上意置應奉司于其家四方珎貢皆由黼以進奉而多半隱盗于家公然賣官取賕無厭京師為之語曰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閣其無廉恥如此二年上欲乘契丹為女真所攻因復取燕山黼力贊出師及用童貫蔡攸為帥四年加太宰楚國公二子皆加徽猷閣待制上命内侍幹當御藥院

盧端專起大第以賜黼黼建御書閣芝草生於上黼邀
上駕幸其第親賞之人知其不祥五年拜太師封楚國
公領三省事六年李邦彥密結蔡攸令譖黼而罷之靖
康初貶廣州安置遣使斬之時年四十八士民皆快宣
和録曰宣和五年九月太傅王黼言臣以昧陋藐然之
迹充位公傅總治三省無明謨顯庸仰稱敷求熙帝之
載不足以格皇天膺福宣和癸卯八月芝生賜第正寢
之東閣柱栱之間狀如芙蓉懼無受祉之寔且在側陋

不敢奏後兩浹旬得賢治定閣産神芝二本衷皆踰尺一生于漆柱一生于繪屏生閣柱者狀如雲翔龍爪虬然其杪附於柱其中穹窿特起叩之有聲生繪屏者如慶雲晻靄表裏穿透皆所創見昔未有之臣俯伏諦觀蚤夜怵惕以思前年蒙恩得賜長生大帝聖君容許嚴奉閣上又蒙恩特賜九華玉真安妃御容奉安閣下日有光明不間隱微神休聖迹固已久熟觀今芝所生天威不違咫尺實惟帝君睿聖當宁安妃神靈在天貸臣

竊位曠官罪悔衆積而憫其赤心皎然區區無他賜也故生祥瑞昭晰顯著如韓愈所云此生人不識唯有天公知臣與有焉不勝踴躍抃蹈之至且念所居雖陋寔為疇咨之地芝房吉祥一日三秀是豈孤臣之幸也蓋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輒繪圖昧死以聞奉聖旨手詔卿以碩德偉望簡在朕心傳嚴之求合符節以來海隅加治神祇咸若凡建大事決大疑莫不克舉方時平燕之策在廷之臣罔攸措議惟卿有先見之明助朕獨

斷從中捐授曾未期年九有以截確然志在王室格於
皇天致草木效靈見於賜第一日三秀衣皆踰尺結英
吐華有若翔龍慶雲之狀豈不韙歟且若芝房之歌薦
于漢廟著之方冊寔為丕祥歷代寶之今者得非寅亮
燮理之功薰為和氣致此殊祉瑞于家庭以昭神祇在
天敷祐之靈以示朕賴于良弼之義君臣相須休悅同
體奏牘來上良用嘉歎　王鏻者開封人也舊名甫及
顯貴上以其姓名與東漢宦者同詔易為鏻登第後一

任為相州司理蹤跡已詭譎入輦轂為何丞相執中所喜遂歷書局館職政和初為司諫蔡京薦之遷諫議大夫黼既驟遷遂背執中疏其惡二十事與京而執中不知也每稱道黼不已一日省中俟其來見則又及黼而京曰少師何主黼若是黼定何如人可保乎執中方談其美京即于座後出一卷書使讀之乃黼擊執中疏也執中大愕始變色曰畜產乃爾若是繇是執中乃謝絕黼黼因投鄭居中黨中而居中前後數于上前稱薦黼

有宰相才改御史中丞陞翰林學士黼特事宦者梁師成為父與折簡必呼之為恩府先生方上躬攬權綱故每謂羣臣多宰相門人如黼獨首出朕門下黼每進見上每為前席論外事動移時專恃憸險能先事中意當是時户部尚書患不得人京因奏用黼上大喜謂之曰太師乃肯用爾爾能當此乎黼對以匪難也時用度侈版曹歲入有限非宰相應副必闕事黼既以才選能彌縫中人佗不恤也繇是未半年自親王貴戚暨班直禁

衙動之俸賜中外乃大譟蹣猶揚然且誑上謂左藏自
充仍第監臨失職爾臣願自入庫治究其事而勢家吏
僕聞此得伺候蹣來掩之爭索所未結之物及視庫中
則實一空于是數百十人皆大喧更攔蹣不得出因詈
其用老吏為之計乃抱大牓告之曰尚書有約束無他
官吏作弊爾今當排日用次第給爾等可視此也即趨
東墻掛牓衆走從之蹣迺得繇東庫角門跨馬遁去上
聞而不樂遂以失職罷猶改宣和殿學士以宫祠奉朝

請賜甲第居之其賜第之隣乃故許黄門將宅也黼又倚中人奏請彊奪之其子弟出怨言而黼又陰白盡逐去中外始大不平俄復翰林為承旨丁父憂起復遂除左丞遷中書侍郎乃有大用意時政和八年也黼面潔白若美婦人而目精鬚髮盡金黄且豺聲未久拜相委聽愈專當時宦者梁師成從中秉相權故使黼表裏一旦恩數儀物有踰于蔡京矣使黼專任乃事外飾奏罷堂吏添支省併書局皆協一時事論然專事逢君依羣

宦故獨不敢及佗其後罷學校乃多取贍學錢奉宴遊未久又入劄子乞置應奉司而自領之內則梁師成爲提舉又啟北征事且與童貫力謀數以詩進𥡴結鄆邸畫奪宗之策密語上曰臣屢令術者攻東宮命不久矣先是黼既相再錫大第于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來往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妄托事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爲臨幸睹黼之堂閣張設寶玩石山僭擬宫禁喟然嘆曰此不快活耶時上即幸黼第又從便門過師

成復來黼家駐因大醉黼自出傳旨支賜命放散衛從百官于是禁衛從諸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詾詾師成與譚稹乃扶持上而出撫諭之上醉不得語矣復入夜漏上五刻乃開過龍德宮複道小墻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宦者十餘人執兵接之而去三衙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上深悔之曰孫存愛我與轉一官存隨龍舊人為衛

士首時對黼求見上不肯散者黼又同蔡攸每罷朝出
肖時時乘宮中小輿召入禁中為談笑或塗抹粉墨作
優戲多道市井淫言媟語以媚惑上時因謔浪中以譖
人輒無不中黼方恃與自若至賄賂公行于朝野自通
判以上皆有定價中外大喧上雖微聞然不之信至是
蔡攸朱勔皆能取驗于上因是怒併力攻師成勢折上
於是怒黼始罷而致仕居第領應奉司如故厥後將過
冬郊而亟欲相之會上內禪百寮入賀上下咸有喜色

而黼面獨若死灰未幾誅死矣且黼士人也又以才學受知君相則其富貴可力致乃由徑苟得一時之味因廿之流而不返夫既以非道而進後必以非道而終決矣是徒累國家亂天下如此可為世戒也　北征紀實曰燕地號沃壤用兵既久加金兵殘毀桑柘生具為之一空我得之僅三年曾無斗粟尺帛之助常勝軍五萬月給人二斛戍兵九千月給人六斗則已十餘萬斛又有食糧軍及諸州官吏不在數也故悉出河朔山東河

東之力以應辦纔一年而諸路皆困矣科配既久道阻常率費十餘斛多至二十餘斛始能運一斛至燕山以有限之物輸之無已雖黼當權時内外帑藏及齊趙晉代民力皆已告竭焉上不樂垂以罷黼黼患失遂作免夫之令因得少失其權以為燕山之役天下應起夫令免其調發獨令計口多寡盡出免夫錢違期限者斬天下所得免夫錢大凡六千二百餘萬緡以二千萬應副燕山二千萬椿管然朝廷時時借用及宣和七年春正

月唯六百萬見在餘二千二百有零則莫知為何用比寔充應奉矣蓋此事纔定號經撫房者朝廷一時文案黼奏丐降旨一切焚之故不得攷馬及宣和六年黼罷之後燕山日夕告乏而山東河北盜賊起少者不下數千人若張仙高托山輩皆連兵數十萬餘科配亦不行矣閒居録又曰宣和間王黼急于財用以燕山免夫為名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十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又令州縣取鹽課一年最高者立為定額不許融虧欠及分釐

監司守令一例黜責于是計戶索錢猶不能給羅織告
訐無所不至犯法者不復行刑但令買鹽厚利甚歸
大商楚毒被于良民逃移逋負不可勝計　別錄曰開
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韓應等狀蒙差體究王黼所在
契勘二十四日至雍丘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輔固村
爲盜所殺取到首級申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